

今日看点

射击双姝力争奥运首金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杜丽夺金后回眸一笑，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易思玲走下赛场后激动落泪，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曾见证中国体育健儿夺得首金的经典瞬间。一如以往，女子10米气步枪赛场依然将见证东京奥运首金的诞生。

如今，杜丽已经转型成为中国女子射击队教练，将率领弟子向东京奥运会首金发起冲击。本届奥运会，中国射击队派出年轻小将王璐瑶与杨倩参加女子10米气步枪的角逐。00后小将杨倩在国家射击队东京奥运会选拔赛四站比赛中均获得该项目冠军，第二站中更是打出平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以积分第一获得奥运参赛资格。23岁的王璐瑶在选拔赛中发挥同样稳定，最终力压雅加达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冠军赵若竹获得奥运入场券。王璐瑶与杨倩均具有夺金实力，不过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射击队已长时间未出战国际比赛。国际比赛经验欠缺将成为她们的短板。可以预见的是，她们将直面印度“双保险”世界第一瓦拉里万、老将昌德拉的激烈竞争。

由于射击项目偶然性极大，举重女子49公斤级也可能成为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首金，侯志慧因膝伤赛前被临时换下。浴火重生的她在东京奥运周期里展现出更强大的统治力。今年4月亚锦赛，侯志慧轻松夺得49公斤级总成绩冠军，并刷新总成绩和抓举两项世界纪录。这一次，侯志慧将力争弥补五年前的遗憾，夺得中国举重队的东京奥运首枚金牌。

在杜丽率弟子冲击首金后，丈夫庞伟第四次站上奥运赛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22岁的庞伟一战成名，夺得男子10米气手枪冠军，但此后两届奥运会他与金牌无缘。在东京，这位35岁的老将渴望“再圆一次冠军梦”。

“第一届奥运会是一种渴望，第二届是一种磨练，第三届是希望取得突破，第四届对我来说是探索的过程，我就想做不一样的吴静钰。”34岁的吴静钰将第四次踏上奥运赛场，出战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比赛，她的首轮对手是难民代表团的安娜·普尔尤恩斯。虽然手握两枚奥运会金牌，但吴静钰的首轮对手同样实力不容小觑。普尔尤恩斯2020年世界排名第三，曾在2019年荷兰公开赛和2021年索菲亚公开赛斩获冠军，展示出不俗的竞技状态。不过当吴静钰站上东京奥运赛场时，成为首位四次参加奥运会跆拳道比赛的女运动员，她已经书写了新的历史。

- 9点45分 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
- 12点50分 举重：女子49公斤级决赛
- 14点30分 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
- 15点45分 射箭：混合团体决赛
- 16点整 女足：中国 vs 赞比亚
- 16点整 柔道：女子48公斤级决赛
- 19点45分 击剑：女子个人重剑决赛
- 20点15分 击剑：男子个人佩剑决赛
- 20点30分 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

韩国射箭女将破奥运纪录 中国选手均晋级决赛阶段

本报讯（记者陈海翔）东京奥运会射箭比赛昨天打响，超级强队韩国队显示出强大的整体实力和良好的竞技状态，男女团体成绩均高居榜首。在女子个人排位赛中，三名韩国选手不仅包揽前三，还均打出超前奥运纪录（673环）的成绩，最终安山以680环创造新的赛会纪录。此外，韩国队仍以2032环的总成绩刷新女团奥运纪录。参加女子个人赛的三名中国选手杨晓蕾（第14名）、吴佳欣（第18名）和龙晓清（第28名），全部晋级下一轮比赛。在团体方面，中国队排名第五，将在八分之一决赛迎战白俄罗斯队。女团淘汰赛将于25日上午进行。

中国队教练潘敏赛后表示，三名射箭女将的成绩比想象中要稍差了一些，“我们对比赛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三位姑娘进入状态有些慢，但后面基本发挥了正常水平。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信心和精气神方面进行一些调整。”

在男子排位赛中，中国队的魏绍轩、李佳伦和王大鹏分列第7、第11和第13位，都创造了个人赛季最佳成绩。中国男队以第三名的成绩直接进入男团八强。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将于26日下午进行。教练何影表示，队员在风向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应对得不错，都发挥出训练水平。“我们来奥运就是奔奖牌来的，但首先要踏踏实实把过程做好，结果顺其自然能得到。”

“准备最充分的奥运会”正在变得无趣

■本报记者 吴姝

经历了长达一年的等待，东京奥运会终于姗姗来迟。这是自1940年东京奥运会和1944年伦敦奥运会因二战取消以来，奥运会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等待；而在空间上，本以“情同与共(United by Emotion)”为口号的东京奥运会，却被无形的“防疫泡沫”所隔离。

自7月1日东京奥组委对外公布奥运首例新冠阳性病例以来，已有106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7月23日公布的前一日阳性病例达19人，创造了单日新高。在106例阳性病例中，运动员11人、媒体记者8人、奥运参与者（包括各代表团运动员以外成员、体育组织成员等）32人；确诊病例中50例来自海外。“就像一场惊心动魄的电影，这只是一个开场场景。”《科学美国人》杂志评论道，对于一个疫苗接种率偏低的国家而言，奥运会是潜在的本地超级传播事件，而且很可能演变为全球性超级传播事件。

无论是日本民众还是传染病学专家，都对东京奥运会的防疫问题有所质疑。日本从今年2月才开始疫苗接种工作，近1.26亿总人口中只有22%完成了接种。而东京都政府7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最近七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升至1373.4人，为前一周的155.7%。更具挑战性的是，包括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万多名运动员在内，将有超过6万名奥运会相关人员从海外入境日本，而且大部分将在东京聚集。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7月15日，由前日本律师联合会主席宇都宫健儿发起的一项名为“停办东京奥运会”的联名请愿活动，已在日本各地征集到超过45万个签名。《朝日新闻》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反对奥运会的情绪在今年5月达到顶峰，当时只有14%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奥运会按计划举行。此外，日本医护人员也不愿意配合奥运工作。为了避免给东京医疗保健系统带来额外负担，国际奥委会曾要求200名东京医生和500名护士为奥运场馆工作，但一个代表10万名日本医生的组织表示，这“几乎不可能”，因为东京只有不到30%的医护人员接种了疫苗。

在一片质疑声中，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1日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表示，“生活中没有零风险的事情，只有更多或更少的风险”，东京奥运会成功举行的标志不是“零感染”，而是每一位感染者都能被发现、隔离、追踪和治疗，并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表示，奥运会应该继续进行，“给未来带去希望”。

尽管巴赫反复强调东京奥运会是“有史以来准备最充分的一届奥运会”，但美联社评论认为，繁琐的防疫措施也可能使它成为“最无趣的奥运会”——它对运动员不友好，对观众不友好，对当地民众不友好。

长达70页的《防疫手册》规定，运动员除了每天接受新冠检测和严格的行动限制以外，还有许多事情“不能做”，比如禁止与班车司机交谈，禁止在电梯里说话，禁止在比赛现场欢呼

唱歌等。若运动员违反规定，他们可能面临罚款、取消比赛资格、剥夺成绩，甚至被驱逐出境。

严格的防疫措施还包括禁酒。东京奥组委于上月决定，奥运会场馆内不出售酒精饮料，并禁止在场内饮酒。那些想要“喝一杯”的运动员可能只能在房间里独酌，买酒可以通过外卖——因为担心运动员在奥运村食堂聚集，东京奥组委在国际奥委会的建议下允许运动员使用个别手机软件订购外卖食品，而奥组委无权也无能力检查每一件外卖。

此外，个别比赛项目还有一些奇葩规定，给运动员平添了不少难度。比如在乒乓球比赛中，最新防疫规定，禁止运动员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烟火点亮了东京的夜空。

新华社发

用手或毛巾接触球台，也禁止吹球。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近日受访时表示，防疫新规让本次奥运会备战“极其艰难”。

体育迷们不仅无法亲临现场，看转播时也少了很多看点：运动员赛前赛后的握手互动将被禁止；颁奖仪式上，获奖者必须戴着口罩自取奖牌，也不会按惯例拍摄合影。

对于第四次进入新冠疫情紧急状态的东京民众而言，奥运会应有的节日气氛早已严格的防疫措施冲淡。尽管东京奥组委计划将参赛人员与当地民众隔离开来，让1.8万名运动员和官员住进奥运村，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多个奥运代表团入境时都遇到了大量粉丝在现场欢迎；部分在东京以外赛区参赛的代表队

都不得不与普通住客共用宾馆公共设施；尽管大部分比赛“空场”举行，但奥组委做不到不让民众靠近场馆和奥运村。东京公共卫生专家涩谷健司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很明显，‘安全气泡’有些破裂，来宾和当地民众看起来存在交集”。

《时代》周刊评论认为，在这次“摊牌”中，公众焦虑与经济压力、政治力量发生冲突，而日本政府当然倾向维护经济和政治利益。据报道，东京奥运会的官方成本为154亿美元，但实际成本可能是其两倍以上。“（日本政府）就像是一个已经输太多的赌徒。”东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浩一表示，“现在取消比赛，只能证实这届奥运会损失惨重；但继续下去，仍以抱着时来运转的希望，把成本全部收回。”

会成功举行的标志不是“零感染”，而是每一位感染者都能被发现、隔离、追踪和治疗，并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表示，奥运会应该继续进行，“给未来带去希望”。

尽管巴赫反复强调东京奥运会是“有史以来准备最充分的一届奥运会”，但美联社评论认为，繁琐的防疫措施也可能使它成为“最无趣的奥运会”——它对运动员不友好，对观众不友好，对当地民众不友好。

长达70页的《防疫手册》规定，运动员除了每天接受新冠检测和严格的行动限制以外，还有许多事情“不能做”，比如禁止与班车司机交谈，禁止在电梯里说话，禁止在比赛现场欢呼

唱歌等。若运动员违反规定，他们可能面临罚款、取消比赛资格、剥夺成绩，甚至被驱逐出境。

严格的防疫措施还包括禁酒。东京奥组委于上月决定，奥运会场馆内不出售酒精饮料，并禁止在场内饮酒。那些想要“喝一杯”的运动员可能只能在房间里独酌，买酒可以通过外卖——因为担心运动员在奥运村食堂聚集，东京奥组委在国际奥委会的建议下允许运动员使用个别手机软件订购外卖食品，而奥组委无权也无能力检查每一件外卖。

此外，个别比赛项目还有一些奇葩规定，给运动员平添了不少难度。比如在乒乓球比赛中，最新防疫规定，禁止运动员

由29名运动员组成的难民代表团亮相东京奥运会

支离破碎的人生，因奥林匹克重新闪耀

■本报记者 谷苗

即使人生支离破碎，也不辜负每一个渺小的希望。在奥林匹克大家庭里，曾经深陷悲惨境遇的难民运动员们，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

在昨晚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奥林匹克难民代表团紧随希腊代表团第二位出场。带着“共同强大”的参赛格言，他们穿山距海，跨越艰难险阻，在奥林匹克舞台相聚。他们希望，将这份信念和力量，传递给全球8240万因战争、暴力和迫害流离失所的人们。代表团的29名运动员分别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将出战12个项目，没有国歌、国旗，奥运五环是他们共同的标志。

作为建立难民代表团的发起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昨天，你们逃离家园，变成难民。今天，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你们来到奥林匹克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都是平等的。”这位国际奥委会的“掌门人”希望，通过这支队伍提醒全世界，难民危机依然严重，也向全世界的难民传递信息，“他们也可以像任何人一样，用他们的才能与毅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笑着分享苦难，“难民”不是肮脏的标签

“太不可思议了。我生命中的一切，都无法换取那一刻。”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五年，回想起作为奥运史上首位难民代表团成员亮相里约的经历，此番担任难民代表团旗手的尤斯拉·马尔蒂尼依然觉得有几分不真实，“游泳拯救了我的生命，也改变了我的生命。”

彼时，年仅18岁的马尔蒂尼，逃离家乡叙利亚的战火不过一年。九死一生逃亡的旅程，辗转黎巴嫩、土耳其、希腊，在乘坐的小船因超载破损后，她与姐姐跳入汹涌的海水，抓着绳索踩水超过三个小时，终于将船安全推到了彼岸。“我几乎失去了生命。虽然从小热爱游泳，以菲尔普斯为榜样，但在那样的时刻，从没想到能参加奥运会，这很疯狂。”当马尔蒂尼忽闪着那双清澈的大眼睛，在里约



难民代表团入场，这些经历磨难的体育人如今为梦想而战。

视觉中国

的泳池边讲出自己的故事，她曾经的梦想和灰暗的人生都被点亮。

如今，马尔蒂尼已与家人一同定居德国，并跟随当地顶尖游泳选手一起训练。同时，她还拥有畅销书作家、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等多重身份，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更多仍在经历困境的人们。“运动让我们拥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尽管经历战争和苦难，也要相信自己，永不放弃。”即使过往痛苦历历在目，马尔蒂尼也总是选择笑着分享，“这的确很难。但我希望告诉更多人，任何困难都不是路的尽头。就算失去一切，我们仍能从零开始，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重新构建我们的生活。”东京奥运会，马尔蒂尼将再度参与女子100米蝶泳的较量。“正因为有过上届奥运会的美妙经历，我希望可以再一次为梦想而努力。”对于自己的

成绩，她只期待能比上届有所提升，“来到这里，更重要的是提醒大家依然有很多难民需要帮助。也向更多人证明，‘难民’不是肮脏的标签，我们也是正常人，也有梦想，可以做很多美好的事。”

被战争和疫情伤害，在奥运寻得“和平的时刻”

作为难民代表团的新成员，来自阿富汗的跆拳道运动员阿卜杜拉·赛迪奇第一次拥抱奥林匹克的荣光。“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花10至15分钟设想东京奥运会的景象，想关于奥运会的一切。”登上梦寐以求的舞台，他曾认为“太过奢侈”的愿望成为了现实。四年前，因饱受战火纷扰和当地黑帮的死亡威胁，赛迪奇决定从自己的祖国逃往欧洲，“这是一段艰苦的历程，有

几天我甚至连续走了12个小时。”8岁就开始练习跆拳道的他，在比利时威尔里克落脚，如今已成为一位成绩不错的跆拳道选手。2019年世锦赛，他作为难民运动员代表跻身68公斤级项目64强，2020年在荷兰公开赛上获得一枚铜牌。

一切似乎都在变得好起来。然而，就当赛迪奇全神贯注于他的奥运梦想时，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了他沉重一击。“我母亲因为感染新冠而去世。我来到比利时后就没见过她，突然就被告知她已病逝，并很快离开了我们。”母亲离世的消息，让这个身在异乡的24岁年轻人几近崩溃。跆拳道成为了悲伤情绪唯一的出口，他说：“这对我来说很艰难，但我必须继续往前走。跆拳道一直是困难时刻的一盏明灯。”

现实世界的残酷，没有动摇赛迪奇追逐奥运梦想的决心。“奥林匹克运动可

以在动荡时代创造‘和平的时刻’。不论你是谁，是什么肤色、性别和国籍，都在运动的号召下走到一起。在奥运会，人们如同来自同一个地方。”对于东京奥运会，赛迪奇最大的期待是与韩国名将李大勋过招，“我想打败他。要是我能赢，那将是我职业生涯的顶峰，他可是世界上最顶级的选手。”不过，从赛程安排来看，赛迪奇这个心愿或许难以达成，因为在7月25日进行的68公斤16强赛中，他将首先面对中国奥运冠军赵帅。

得益于难民基金的资助，更多人开创崭新未来

除了梦想和坚强意志，支撑难民运动员前行的，还有来自国际奥委会的资助。自2017年成立国际奥委会难民运动员奖学金项目以来，已有50余名难民运动员成为了该项目的受益者。此次参加东京奥运会的29名难民运动员，正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从奖学金获得者中评选而出。

过去一年间，为应对新冠疫情及奥运会推迟的影响，国际奥委会向难民运动员寄送口罩等物资，还贴心地将本周期的奖学金资助延期至了2021年。这笔资助不仅让难民运动员能安心为争取奥运资格而努力，还能让他们为未来做些打算。奥运会期间，难民运动员将和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一起入住奥运村，全部的参赛支出均由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团结基金承担。奥运会结束后，他们仍会继续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支持。